

陆文夫选集

二



陆文夫选集(二)

陆文夫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1/32 印张101/2 插页4 字数 23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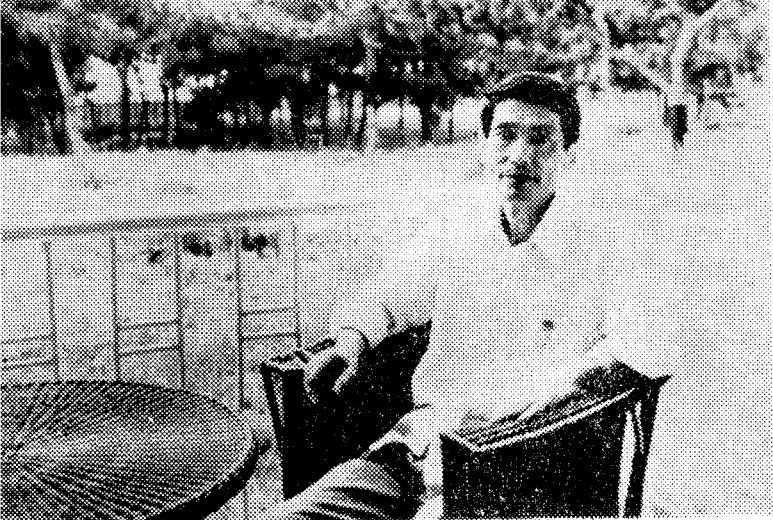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8月第1版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500

—书号: 10151.920 定价:(平)2.90元 (精)4.35元



摄于一九八二年



一九八四年七月
摄于北戴河



一九八四年五月
摄于瑞典斯德哥尔摩

临街的窗

张友夫

三山街，说句口，也不然叫街，用说它因路
宽来打量，只能称作是一条比较宽阔的小巷。
可无论朝哪是通衢大道，都是人山人海。就说
三山街吧，平心静气，有一圈小楼，既是清朝的
一景，有一排古窗，总共十三扇，向南有一大
空院，却有一丈多高，墙又有花板，当中嵌玻
璃，窗棂的窗格嵌以红头泥泥里，不知道是
从什么时候起，窗十二扇在窗格嵌一白泥二
样，北二两户人家，窗格力嵌六扇，窗子是八
样，一六分明，它不但可以透光透气，还能防
盗防火，可河日清静。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第二卷 短篇小说

双手致意.....	3
对头星.....	8
棋高一着.....	27
二遇周泰.....	44
介绍.....	54
牌坊的故事.....	64
招呼.....	74
向师傅告别的晚上.....	79
修车记.....	84
没有想到.....	89
队长的经验.....	97
龙.....	112
准备.....	130
葛师傅.....	146
碰不得.....	157
健谈客.....	171
平原的颂歌.....	179

只准两天.....	192
火.....	210
小巷深处.....	229
抢修.....	247
月底.....	260
最后的课题.....	274
荣 誉.....	292
公民.....	307
节日的夜晚.....	318



第二卷 短篇小说

双手致意

顾科长坐在写字台上，戴着老光眼镜在看车间里送来的年终评比材料，耳边厢只听得人声笑语，一片喧嚷。好多人围着统计员，在那里登记购买春节还乡的车船票，镇江、无锡、常州、丹阳的叫个不停。顾科长没有去注意这些欢乐的人，只是审核着这些人在过去的一年中创造出来的成绩。他把老光眼镜一推，立刻在报表上发现了林根发的名字。看到这个极为普通的名字，他的心就象移近了一座熊熊的火炉，立刻温暖起来，活跃起来。这位老工长、老模范、老同事十多年来和自己并肩作战，风里雨里，克服无数的困难。顾科长用不着看他那些创造革新的事例，只消想一想这一年的各种困难，和大大小小的麻烦，这里面，林根发和他的工段，替他撑住了半个青天！

顾科长抬起头来，仿佛真的想回忆一下各种困难与麻烦，却一眼看见了林根发儿子和他那新讨的媳妇坐在靠墙的长板凳上。林浩虎手里拿着一张纸片，嘁嘁嚓嚓地和裴琴在商量。

顾科长用长辈的口气，直呼林浩虎的小名：“阿虎，你也来轧啥闹猛，你家就在郊区，乘11号的自备汽车就行啦，还用得车船票……噢，对了，去看丈母娘，应该，元旦结婚，春节是该回门了。”

裴琴的脸红了，从林浩虎的手中拿过那张纸片，说：“科长，喏，借点儿东西。”

“借东西？”顾科长接过那张纸片，上下这么一溜，见上面全是工具的名称，从活络扳头到锉刀，应有尽有。顾科长向两位年轻人打量了一下，抖抖纸片说：“过春节借工具，这花样又是你家老头子翻的吧？”

“不，是我们借的。”

“好啦，少在我面前绕山头，你老头子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呀，他不把一桩事情弄得七不离八，总是不肯透一点风声。又想让我当官僚主义呀，不行，等你老头子来，说清楚了才借。”说着便拿起了桌上的电话，接通了车间，请林根发到办公室里来一趟。他放下电话，抹抹那张纸片对裴琴说：“姑娘，说句老话，你如今也是林家的人了，做林家的人不容易呀，要象你公公那样，金子做的，象金子做的……比如那一年……”正说着，林根发推门进来了，他捏着一团回丝，在揩擦那双大手上黄澄澄的机油说：“老顾，叫我吗？”

顾科长拎起那张纸片：“你又想出什么好主意啦？”

林根发莫名其妙，接过那张纸片一看，笑起来了：“借给他们吧，是我出的主意。”

顾科长说：“这话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我要知道你又搞什么革新，说出来我可以给你安排时间，用不着在过节的时候拚老命，过节应当休息嘛。”

林根发笑起来了：“少替我麻田里缠到菜田里去吧，什么革新哟，替别人做点儿生活。”

“替别人做生活？做什么生活，快说清楚。”

“不说呢？”

“不借。”

“说了呢？”

“看情况。”

林根发把一团回丝放在桌子上，看着自己的儿子媳妇对顾科长说：“免了吧，这里面还有段私情哩！”

顾科长白了他一眼说：“少讲闲话吧，你的私事就是公事。”

“不，这次倒真是点私事。想趁过节的时候，去帮我的老丈人做掉点生活。我的老丈人你认识吧，大兴公社的副社长，喏，戴顶毡帽的。”

“噢，那个老模范，前年到厂里来过的？”

“对啦，就是他。他只有个独养囡，就是我的老家小。”

“老嫂子。”

“对了，那时候她年轻哪，出奇的漂亮……”林根发向儿子媳妇瞟了一眼：“阿虎，你们出去逛逛。”

等小两口子出去了，林根发接着说：“出奇的漂亮，方圆十里没有个不知道的，说媒的人把路上的青草都踏烂了。聘礼从十担米到五十担米的都有。可是我的老丈人都不答应。人家说，这老头儿无依无靠，存心要在女儿身上捞一把。那时候我在上海敲白铁，日本人打进来，我失业回家。回家就相上他的女儿，缠着我的大叔去说媒。我的大叔说：‘你有多少米呀？’我有多少米哪，连夜饭米也不周全。不过，那时候年纪轻，胆子大，拍拍胸脯说：‘不管多少米都行，将来给他。现在嘛，只有一双手。’大叔给我缠得没法，便去说了。老丈人一听，便说：‘叫那个孩子到我这里来一趟。’

“我一听，有门儿啦，当时便换了一套破衣裳当中的好衣

裳，赶到我的老丈人家。老丈人说：‘你这孩子胆子倒不小嘛，有多少米囤在家里呀？’

“我被他问住了，两只手直在身上擦，瘪了半天还是那句老话：‘将来给多少米都行，现在只有两只手。’

“‘好，把你的手伸出来。’

“我当时莫名其妙，只好伸出又短又粗的右手来。老丈人看看我的手，摸摸那些石块似的老茧，说：‘好，再把那只手伸出来。’我又伸出左手。还有说的嘛，一双手成天和白铁皮打交道的，简直象把扳剪。老丈人看了说：‘好啦，就凭这双手，我把女儿嫁给你。春英你出来看看，这人合适不合适？’

“我的老家小在房里伸了一下头，闷在里面不出来。老丈人说：‘好啦孩子，你没有米，我也没有钱，我不要你家的花轿，你也不要我的陪嫁。春英，收拾收拾，明天跟他去过日子吧！’

“我的老家小一听，在房里哭起来了，那时候的姑娘，没有花轿坐是挺伤心的。”

正当林根发满有感情地叙述他这段别致的求婚史时，小两口已悄悄走了进来。裴琴听到这里，扑嗤一声笑出来了。林根发一怔，白了她一眼说：“笑啥，你要不是和我在一厂里，嘿，我还真要看看你的手哩！”

裴琴的脸一红，连忙把双手插进袋里，深怕有人真要看她的手似的。

顾科长说：“哦，你这位老丈人真有意思。”

林根发说：“可不是，解放以后他当了农会主席，初级社的社长，倒真的向我讨起米来了，见了我便把双手一伸：‘还米来呀！’我说：‘还不出啦。’他说：‘给我造米的机器。’我说：

‘那有，你等着。’后来公社里有了轧米机，打水机了，老丈人看见我就笑，说：‘不错，当初我没有看错人，那些造米的家伙很灵的。’今年他托人带信来，说扬水站的马达有点发热，地轴也有些响声，要我回去相帮看看。我想，好的。三十年前承他看得起我们做工的这双手，三十年后我要再带两双手给他看看；三十年前他相信我会还他的大米，三十年后要他相信我们这些手能把农村来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科长，这张借条就请你批一批吧。”

顾科长立刻拈出钢笔，沙沙地写了四个字：“照数借给”。他揭开印台，拿起图章，说：“把我的这双手也带去，向这位老模范致意！”说着双手用力向下一戳，砰的一声，借条上印下一颗鲜红的公章。

1964.1

对 头 星

我们厂里有两个人，称得上是对头星：一个是总务科长许大有，一个是会计主任赵根林。

赵根林这年五十五，是江苏常熟人。他四十岁上生过一场伤寒症，至今还秃了半个顶。有人劝他医，他说：“按规定，这样的年纪已经秃顶了，何况又是老毛病。”他说起话来蛮特别，总是脸无笑容，眼不看人，而且经常好说四个字：“不合规定！”有一次他跑到厂门口，忘了带工作证，门警开着玩笑说：“你就进去吧，共事这些年，谁还不知道你的头发有几根？”赵根林脸无笑容，眼不看人：“这不合规定，按规定，没有工作证不许进厂。”说着就向后转身，去拿工作证。还有一次天下雨，事务长把炊事员工作用的胶靴借给他，他一看：“唷，这不合规定，按规定，这是劳动保护用品，根本不能借给人。”说完了把鞋袜一脱，啪哒啪哒地走回家。因此上，差不多的人就有个感觉，觉得这老头儿只懂规定，不懂人情。

提起总务科长许大有，此人在厂里倒很有点名声。他这年四十不足，三十九岁还挂点零。生的一张团团脸，腮帮上还隐约有俩小酒坑。因为他管的是穿吃住，而且样样事情都能“灵活运用”，所以不少人和他有来往，许多人和他有交情，

无论谁托他买什么东西，办什么事情，准行！

“许科长，替我弄张桌子吧。”

“有有有。”

“许科长，有人来参观学习了，请个客吧。”

“行行行。”

许大有总是有有有，行行行，可是这些事情都得花钱钞，动到钱，却不得不碰上会计主任赵根林。

赵根林的话不多，通常只用四个字：“不合规定！”任凭许大有怎样灵活运用，也休想动得半分。不过，光靠赵根林的这四个字也不大管用，许大有自有他的法门：不给桌子？好，他到基建科讹点木板，到物料间领点洋钉；木工漆工厂里有，乒乒乓乓一顿敲，桌子做得现现成成。因此上许大有还是能灵活运用，颇能受到一些人的欢迎。

这年年底，离开阳历元旦约莫半个月光景，赵根林回家吃中饭，老远便看见施招娣立在门口等。他知道，家主婆又有什么新鲜事儿告诉他了。

果然不错，施招娣见到赵根林，便把二拇指头一伸：“老头儿呀，许大有替我们修房子来啦！他要把这五十间工房翻新：下面换地板，上面粉泥慢，每户的屋后还要接出一间灶披间！灶披间里隔两开，一面支炉灶，一面堆柴爿；不堆柴爿也可以住人，照样的有窗子，有地板。许科长想得真周到啊！他说了，工房一定要在元旦以前修好。算算看吧，这从南到北的二十多家，哪家年上节下没有点事情？那五婶家，元旦闺女出嫁，春节媳妇进门……就说不办什么喜事吧，墙壁刷刷白，廿四夜也省得掸尘。”许科长肯帮这个忙，家家户户都见情！”

赵根林觉得话音有些戳耳朵，便说：“给你这么一讲，许

大有快变成耶稣了。别说工房暂时不修，就是修的话，他许大有也只是受工厂的委托办事情。往后呀，说话要有点分寸，不要横一个许大有，竖一个许科长，象煞许大有竟是大家的恩人？”

施招娣把头一甩：“怎么不是许大有呀，他说啦，照厂里的规定，修工房要等到明年开春！老头儿呀，你别生气，有人在背后说你哪！”

“说啥？”

“说不住工房的人对修工房的事倒很热情；你这个住工房的人只知道规定。”

赵根林摸着光秃的脑门说：“规定得对嘛，目前厂里的基本建设正忙，建筑材料也十分紧张，哪里腾得出手来修工房？等到明年春天，基本建设工程结束了，生产上的困难解决了，再把工房一修，人人无牵无挂，办喜事也有劲嘛！招娣呀，人家说我赵根林只懂得规定，这话可不能全信，若是信了它，那就太自高自大啦。你看我们的国家，第一个五年计划，第二个五年计划，农业怎样发展，工业怎样摆法……这里有多少学问呀！说老实话，有些规定我当时只懂得一点意思，要歇十年八年才能看得清楚一些，离懂还差十万八千里哪！”赵根林说得很轻很慢，很有感情，只是脸无笑容，眼不看人，老看着远处黑压压的厂房，和那烟囱组成的森林，眼睛变得明澈而晶莹。

施招娣看着远处的大路，看着大路上出现的一溜元宝车，没有听清赵根林的说话。赵根林还以为她也在看那些厂房和烟囱哩，高兴地说：“看吧，你没事的时候要多看几下。这许多工厂和住宅，哪一项不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发展起来的呀！”

大路上的元宝车由远而近，由小变大。施招娣左看右望地